

#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农村的整合与功能研究

刘亦孜, 张力颖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3日

##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连接情感, 维护统一具有重要意义。集体记忆是建构文化及民族认同的重要渠道,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相互促进, 互为基底的关系。如今在乡村空心化背景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集体记忆连接并整合着村落共同体, 在村落生活中发挥着凝聚作用。本文选取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雨坛彩龙作为研究例子, 了解雨坛彩龙的主要场域和具体的整合方式及雨坛彩龙对乡土社会产生的整合功能。

##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集体记忆, 村落共同体

#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and Fun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Areas

Yizi Liu, Liying Zhang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rch 8, 2026; accepted: April 1, 2026; published: April 13, 2026

##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necting emotions and maintaining unity.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building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has a mutual promotion and mutual basis relationship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wad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hollow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nects and integrates village communities as a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plays a cohesive role in village life. This article takes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utan Cailong as a research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main field and specific integration methods of Yutan Cailong,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Yutan Cailong on rural society.

## Keywords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llective Memory, Village Commun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情感,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现如今,我国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力度,与媒体传播、教育体系等深度融合,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延续历史文脉,增进文化自信,推动交流互鉴的独特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增进乡风文明,促进乡村人民的共同感和认同感也有着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的文化资源和宝贵财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新路径[1]。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形式,能进一步丰富社会群体集体记忆的内核,有助于重构村落文化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提升村民文化自信,增强凝聚力,实现社会整合,进而促进乡村的全面发展[2]。泸县是四川省泸州市下辖县,其历史悠久,龙文化内容丰富,被命名为中国龙文化之乡。因此,雨坛彩龙作为泸县龙文化的代表性标志,它对村落共同体的塑造和构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2. 雨坛彩龙的主要场域

雨坛彩龙的准备工作分为龙体工艺制作、道具筹备、表演人员与乐队组织三大核心板块,全程遵循传统工艺规范与民俗要求,是仪式顺利开展的前提。雨坛彩龙以本地慈竹为核心骨架材料,选取韧性强、不易折断的成年慈竹,削制为主副竹篾。辅以铁丝、麻绳、实木手柄等辅料,保证龙体柔韧性与观赏性。龙体骨架分为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分,传统形制以十三节龙身为标准,对应民间“十三太保”寓意。龙头参照泸县龙脑桥石雕龙造型,结构精巧,双目、下颌可活动;龙身由竹圈串联而成,可灵活伸缩;龙尾呈鲢鱼状,为雨坛彩龙标志性形制。骨架以麻绳与铁丝固定连接,保证整体稳固且动作灵活。骨架完成后进行裱糊,以彩布包裹龙体,保证龙身顺滑灵动;随后进行传统彩绘,以鲜明色彩绘制龙鳞、龙纹,点缀龙须、龙角、龙宝等配件,最终完成龙体制作,赋予彩龙视觉上的灵动形态。在舞龙表演环节,彩龙按传统套路有序表演,行进路线遵循太极图形制,动作包括龙出洞、龙抢宝、龙脱衣、龙背剑、龙擦痒、龙砌塔等经典招式。动作需要灵动连贯,实现人龙合一的表演效果。表演同时,彩龙会进入街巷、田间、院落巡游,民众以鞭炮、香烛迎接,龙身绕屋、绕柱,寓意驱邪避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完成农村文化核心的祈福功能。

### (一) 欢腾时刻下的雨坛彩龙

雨坛彩龙发源于泸县,当地人称为龙灯。因为以前当地水资源比较稀缺,土地较为干旱,因此人们设坛求雨,以祈求神灵帮助。雨坛彩龙最初作为一项祈雨仪式,主要目的是祈风求雨,保佑粮食丰收。现如今,雨坛彩龙多用于祈福和保平安。雨坛彩龙多在每个节气日和传统节日中表演,这代表着当地的一项重要活动。欢腾时期通常意味着典礼性和仪式性,及这个时刻的社会和群体显示出的创造性和生机。如今的雨坛彩龙表演地点不仅仅局限于村落的街道上,在不同时刻其表演地点也有所改变。

在新年期间这天,雨坛彩龙是在村里面表演。过年在人们心中通常是特殊的,它寓意着阖家团圆和新一年的开始。同时在这期间有许多人返乡,村落也比往常更加热闹繁荣。而雨坛彩龙作为一种舞龙

运动, 需要运用集体的合力才能完成, 这象征着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3]。在正月初一表演时, 舞龙队伍常会进入到各个店铺中为人们送祝福, 居民们也纷纷跟着祝福, 这表达着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加强着文化认同和族群意识。在参与这些活动中, 人们相互交流, 分享着自身的心情和体验, 从而加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体验一场雨坛彩龙, 不仅促进了文化认同, 而且使其内涵在村民的心中不断传递下去[4]。

在农历二月初二这天, 是雨坛彩龙表演规模最大的时候。农历二月初二, 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 又俗称为青龙节, 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在古时, 人们认为龙掌管着降雨, 是灵性的象征。在农耕时期, 降雨常常影响着作物的收成, 因此龙成为农耕社会最主要的图腾。而龙抬头则寓意着雨水增多, 万物生机盎然。以往的二月初二也多在村落里表演, 但现如今, 随着泸县大力发展龙文化, 并将农历二月初二打造成民俗文化展示日, 并开展龙文化宣传日活动。如今的二月初二, 表演地点多在当地的旅游景点中, 以此吸引游客带动经济发展。如今年的二月二, 表演地点就位于当地新开发的油菜花基地中。这正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完善着村落, 将文化资源转换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5]。如今, 泸县的“二月二·龙抬头”已经举办了七届, 逐渐成为了游客市民的盛会, 品牌企业推广的平台。在许多的节气日中, 雨坛彩龙也在县政府, 产业园等场所表演。这种方式不仅产生了收入和集体经济, 也提高了雨坛彩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由此可见, 欢腾时刻下的雨坛彩龙着重的是人的数量, 现场的气氛等外部环境, 舞龙场合也多选在更易吸引群众, 乡村发展的新地点。这种氛围也更易使人与环境连接起来, 使人们的记忆得以强化。在这些仪式背后, 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其文化内涵, 加强其吸引力。对当地的居民则起到增加凝聚力, 获得精神慰藉的作用。

## (二) 日常生活中的雨坛彩龙

在欢腾时刻的雨坛彩龙, 表演地点多聚集在人多热闹的场地, 但对于当地人来说, 田间学校广场处处都是舞龙的地方, 它早已融入到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不少人把广场舞当作休闲项目, 以此来强身健体, 而当地的人则把舞龙当作日常的闲暇活动。表演时通常使用的为大龙, 大龙一般需要九个人, 需要的人数多和难度较大。在日常作为闲暇活动时, 人们多用的是小龙, 小龙一般仅由三个人操作, 更加简单好上手, 人们更容易参与在其中。同时, 小龙的轻便也使得舞龙的地域拓宽了,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舞龙, 正如一位村民所说的只要感兴趣就可以耍龙。同时, 在舞龙的过程中, 人们交流聊天和相互合作配合, 也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现在的一些喜事上也常常看到有舞龙的节目出现, 可以看出舞龙不是脱离群众的一项活动。此外, 学校也是舞龙的日常场所。在当地的学校大多开展了雨坛彩龙体验课程和课外活动班, 让舞龙更加贴切生活, 让年轻一代亲身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

这些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过程中的新形式, 强化了村民参与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使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的空白被填补了, 同时重塑着乡村文化文明, 恢复乡村活力。在各类盛大的仪式之中带来的记忆虽然使人影响深刻, 但如果没有定期保持联系, 关于此的记忆就会逐渐丧失。而将其发展为日常活动, 人们通过不断体验和感受过程, 重建并强化过去的记忆, 使记忆在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6]。因此, 这创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激发了当地人的参与热情, 增进了亲和力和实效性, 让雨坛彩龙渗透进乡村的方方面面。

## 3. 雨坛彩龙对村落的整合方式

### (一) 文化活动: 了解发展变化增进认同感

雨坛彩龙最重要的就是其表演性, 需要每个人的力量融入到舞龙的整体之中, 其本身就是一种整合形式。其表演讲究一个活字, 可以有效带动群众参与和聚焦。除了表演形式外, 雨坛彩龙也运用不同的

文化活动提升着自身的影响力。首先是口头传承, 口头传承是将某种文化通过口头讲述的方式代代相传。例如笔者从小生活在外地, 但通过父母的言语中了解到许多当地的习俗。而口头传承还可以利用一些有组织的口头传承活动, 如讲座、故事会, 传习学堂等, 宣讲雨坛彩龙的历史来历, 激发起听众的想象力和记忆力。口头传承保留着文化的原汁原味, 由于是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 因此互动性较强和互动效果好, 通过讲述也更加简单易懂。在此过程也能够建立起情感联系, 加强人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其次是文化展览, 文化展览是通过展示文物, 图片等形式, 使群众更好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7]。通过展览可以更加直观了解到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 如雨坛彩龙的龙身制作是每隔四年都会更新换代, 起初的雨坛彩龙是由草把制作, 现在的龙身融入现代理念, 用了新型面料和加入了荧光粉, 使雨坛彩龙在晚上也活灵活现。这些变化在当地的展览馆中都可以看到。这展示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加深人们的认识 and 了解, 增强对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当地还通过编撰相应的书籍,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下来, 方便后人学习和继承[8]。

正是通过各类文化活动, 人们更能对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通过一些参观, 观看等形式, 人们有着更直接的体验感, 塑造着对文化独一无二的感悟。在其中, 村民们扮演着参与者和创造者的角色, 通过各类文化活动中的频繁参与, 非遗文化不再仅仅局限于部分群体, 仅靠内圈传播, 而是普及性的传播起来, 将人与人联系起来, 加深着对雨坛彩龙的思想认识。在不断的更新变迁过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紧随着时代发展, 与新时代共同进步。

## (二) 网络传播: 创造集体记忆加强凝聚力

现如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工业化进度的加快, 不少农村居民“离土又离乡”, 农村地区出现空心化现象, 如何延续乡土文化和村落精神需要我们加以考虑。如今, 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得到记录和传播, 同时, 多媒体也可以丰富信息呈现形式, 提高效果和吸引力, 使信息更加直观有趣, 易于接受和理解。这使得在外游子方便了解家乡, 共塑着集体记忆, 当地的居民们也通过观看视频图片等加强对村落的看法, 强化文化和集体认同。

在集体记忆中, 一般而言都有比较突出的地点或者事物。就如同当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时, 虽然已经忘记了参与其中的人, 但是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却难以忘却。而新媒体的发展填补了这一空缺, 人们可以通过公众号, 抖音等视频软件观看表演过程, 从而唤起对过往的记忆。在元宵当天, 泸县文旅就发了相应的表演现场, 这些视频图片强调着雨坛彩龙的许多事迹, 就是在塑造着人们的情感认同, 使起产生与发展相匹配的荣誉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到更广的群体中, 可以加深他人对文化的认识, 促进文化传承。而他人对于文化的认可也可以加深当地群众的文化自信。当提起雨坛彩龙时, 当地人都是一脸自豪, 介绍说上过春晚, 现在好多纪录片也都拍过。即使可能没有亲眼见到拍摄的场景, 但也构成了村民们的集体记忆, 从而加深着对雨坛彩龙的印象, 对所属群体产生较强归属感和认同感。

网络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新的形式, 它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网络使得人们可以不亲身到达现场也能感受到现场的氛围, 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文化体验方式。虽然人们处在不同的地方但可以使记忆共享, 人与人的心连在一起。新媒体承载着记录和传达信息的作用, 是大众获取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而通过新媒体的传播, 正是非遗文化打破圈层壁垒, 实现到大众艺术的转变[9]。通过视频直播等形式, 加强雨坛彩龙的可视化, 也让更多人有认识和了解雨坛彩龙的途径, 吸引着更多人前往观赏, 使更多人成为雨坛彩龙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 (三) 组织建设: 提升文化质量促进群体和谐

雨坛彩龙的宣传传播还离不开相应的组织。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规模较小, 知名度低, 因此无法吸引受众, 扩大群体认可度。而组织的出现可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质量和服务得以提升, 同时能更有专项性的去推广和发展相应的非遗文化。组织正是指按照一定目的组成的集体, 通过建立相应民间组织,

例如文化遗产协会, 传习所等, 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间组织通过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特点,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支持, 同时也不断创新文化形式, 推动其与时俱进。如文化节, 文艺演出等, 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 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此过程中, 也可以促进居民的交流互动, 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民间组织可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培训活动, 帮助更多人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10]。近年来, 泸县在方洞镇设立了传习所, 开设舞龙和制龙课程, 从而在不同方面构建出对雨坛彩龙的认识。通过传承和传播的过程, 受众形成一定的情感倾向, 并对其呈现出正面的认知和积极的程度, 而形成一种以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根基。相应的民间组织也可以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 民间组织更加贴合群众和了解群众的相应需求, 而政府可以提供组织支撑和支持, 两者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 从而协同为文化谋取新的发展方向。

#### 4. 雨坛彩龙对村落的功能

##### (一) 塑造共同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乡土, 有着历史性和区域性的特点, 在潜移默化中为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塑造着共同的记忆。而在村落不断发展过程中, 我们需要在记忆中将历史承接下来, 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城市化的不断加剧村落的改建使得以往的熟悉感不断淡化了, 不同于以往村庄的所有特别之处、地界及各块土地, 很早就铭刻在村庄成员的头脑中了。如今的村庄是一种熟悉却又陌生的社会。而雨坛彩龙作为文化遗产, 本身的历史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它承载着当地的社会记忆, 延续着情感和历史的认识。不同地域的文化如同根一样深深扎进不同地区的人们心中, 构建出独属于当地的记忆。认同主体在理解自身所处文化的情况下, 进一步对群体进行认同, 将个体记忆凝聚成集体记忆[11]。

非物质在传播传承过程中, 体现的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传统。雨坛彩龙的存在体现着以往的信仰认同, 是从过往的生活实践中的体验。因此, 雨坛彩龙的演出过程包含着对历史记忆的还原性建构, 并承载着过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表演过程传递的记忆, 不仅仅是过程本身, 还包括了其背后含有的文化内涵。如舞龙时的活灵活现, 体现着当地龙文化的精气神, 这种价值观念通过雨坛彩龙的传播能够得以保留和传递下去。雨坛彩龙的各类发展途径, 如参加比赛, 创建展馆等方式, 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也通过群体间的口耳相传, 让人们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个文化群体, 并与该群体分享共同的历史和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其独特的性质成为当地居民交流和交融的重要载体,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演绎, 人们逐渐加深文化的交流和更加深入了解自身所处的文化[12]。将雨坛彩龙融入到当地的方方面面, 可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民心相通。

##### (二) 树立身份认同

文化的中心是人, 作为人存在的个体、社区等, 都需要一个文化身份, 通过身份认同将彼此间链接在一起。在思考身份问题时, 我们常会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而这种思考使人识别文化身份, 确定自己和他者的身份。这种身份的确定正是通过对家乡的回忆和认同不断清晰和确认。雨坛彩龙具有悠久的历史, 也是人们本土性文化身份的独特表达, 代表着当地所具有的特殊性, 因此对文化身份认同起到了促进和保护作用。它通过丰富多样的舞龙仪式表达出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并塑造了自我身份认同和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13]。而雨坛彩龙也通过一代代的传递, 使当地每个人都充满着对其深深的记忆。雨坛彩龙为回忆提供了存储器, 对群体的自我认知产生确定性影响。而这种独一无二的记忆, 也回答着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

雨坛彩龙现今虽也有外地人参与体验, 但本地居民的参与形式和途径更为广泛和频繁, 这种内部的氛围十分浓厚, 也代表着当地重视非遗文化, 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加强着村落共同体的塑造。而村落共同体是基于乡、土、人三者紧密互动关系而形成的, 是基于村落生活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共

同感和归属感。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雨坛彩龙正是需要人的参与才能不断持续发展下去,这种参与也对村落发展产生一定作用[14]。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构造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完善着村落共同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发展描绘过程中,也在不断描绘建构着人自身的发展。

### (三) 促进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通过学习教育过程实现对文化自身的认识 and 把握,进而实现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认同。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延续文化自信的有效实施途径。文化自信的体现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当今到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能够更好的使群体紧密联合在一起,形成在村落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强力支柱[15]。而在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也不断影响着当地人们的内心想法。比如龙文化常常代表着前进高昂的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村落发展和人的提高是不谋而合的,这种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而这种正是弥补了法制手段的所不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求与新时期的创新理念相一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持续性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求变思想,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启迪,而其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正不断发挥着积极作用,不断推进社会发展[16]。雨坛彩龙正是在当地人心中发挥着普遍的共识心理,使个体产生归属认同和情感依附,成为代代延续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命脉。

在当地不断推行龙文化的过程中,当地人也能看到许多游客的观光游览。这种过程中,通过他人观看时的认同,人们也不断回忆着过去活动的内容和仪式,推动着当地非遗文化的发展,也在无形之中形成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因此,把握文化的历史根基,形成对文化的自知自觉,完善学习传承机制,才能不断从文化中汲取营养,了解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它加强着内部团结和族群意识,将文化的内涵内化于生活和学习中,最终才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 5. 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民族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实现集体记忆的延续,构建起自身的集体记忆。从而产生对村落和村民的影响,实现整合。综上所述,记忆需要来自于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丰富,影响力和声誉的不断扩大,正是一种“合”,塑造着集体记忆,不断深化着村落整体和村民的团结精神[17]。其蕴含着的符号意涵和象征性表达,传递着村落的文化认同和共有的价值观。在表演过程中,村民们亲身体验,结束后有了更多可以相互交流的话题,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的纽带,维系村落和谐。观看舞龙的表演形成的个体记忆也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形成具有同一性的集体记忆。依托于村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情感属性使共同体成员步调一致,协同发力,共同为乡村振兴发展而奋斗。

## 参考文献

- [1] 陈泰宇. 乡村振兴视域下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5.
- [2] 李娟. “三重生态”视域下复合型乡村景观设计研究——以英山县大屋冲村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湖北大学, 2024.
- [3] 张萍. 高校舞龙运动队团队文化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 [4] 王敬尧, 董诗艺. 寻找团结: 重建乡村共同体的现实逻辑[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6): 114-121.
- [5] 王海燕. 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5(8): 33-35.
- [6] 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7] 金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平台用户体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 2023.
- [8] 黄静. 产业化开发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J]. 四川戏剧, 2011(4): 86-87.

- [9] 束秀芳, 梁梦琴. 消逝的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创新与价值传承研究——以“芜湖铁画”为例[J].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21(2): 54-57.
- [10] 刘子周.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J]. 艺术家, 2024(7): 127-129.
- [11] 蔡晓君. 广东人有关“醒狮”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以广州、佛山两地传播现状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暨南大学, 2020.
- [12] 秦宗财, 杨郑一. 论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逻辑与路径[J]. 中原文化研究, 2019, 7(5): 51-59.
- [13] 吕韶钧, 彭芳. 舞龙习俗的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逻辑[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9): 55-64.
- [14] 马春蕾, 王志强, 魏振知. 村落共同体-新时代新疆边疆乡村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困境与对策[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2, 33(2): 250-252.
- [15] 于佳鑫.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四川泸州雨坛彩龙传承与发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 2024.
- [16] 李彬. 农村社区共同体构建中的文化治理与群众认同——以吉林省少数民族村屯为例[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0(6): 82-93.
- [17]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